

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

稚年

丁婕

晴郊日暖晚风轻，稚笑喧声满一城。
彩鸢追云随童梦，书声逸趣伴欢行。
今朝不染尘间扰，此岁唯留眼底明。
盛世人间纯真在，一眸清亮慰浮生。

晚风奇温柔

张秋水

晚风漫卷落残霞，
浅度流年赴岁华。
心载清欢寻静处，
人间烟火亦无瑕。

临江暮夜

郑文贤

暮色垂江映晚霞，清风拂岸柳丝斜。
粼波澹澹随流远，灯火星星落碧沙。
闲步长堤观夜景，静听逝水洗繁华。
一城暮色融江月，醉看烟云度暮华。

早晨七点的阳光斜斜地洒进窗台，我一边喝水，一边翻看手机日历。阴历与阳历——两个日期并排站在一起，像久别重逢的老友。我的心突然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：今天，竟然是儿子阴历和阳历重合的生日。听说这样的重合，十九年才有一次啊。

电话拨通时，那头传来含混的“喂”，带着刚睡醒的慵懒。我几乎是喊出来的：“儿子，生日快乐！知道吗？今天你的阴历和阳历生日是同一天！”短暂的沉默后，是淡淡的回应：“哦，是吗？又不是周末，要上课呢，随便过过就行了。”

随便过过。这四个字轻飘飘地落在电话线上，却重重地砸在我心上。曾经那个为了一个奥特曼、一个蛋糕能兴奋一整天的孩子，如今已经觉得生日“随便过过就行了”。

挂了电话，我站在窗前发呆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快得让我来不及细想，那个追着我问“妈妈我什么时候过生日”的小人儿，怎么就长成了会在电话那头淡淡说“随便过过”的大学生了。

想起他八岁那年，也是这样的日子。他穿着新买的衣服，站在蛋糕前，蜡烛的火苗在他黑亮的眼睛里跳动。他鼓着腮帮子吹了好几下才吹灭，然后认真

地许愿。我问他许了什么愿，他神秘兮兮地说：“不能说，说了就不灵了。”

十二岁生日，他请了一帮小伙伴来家里。几个小脑袋凑在一起打游戏，笑声差点掀翻屋顶。我端着水果进去，他正手舞足蹈地指挥“战术”，看见我进来，满眼都是光：“妈妈，今天我太开心了！”

十六岁，中考前的生日。他埋头在一堆试卷里，我说买个蛋糕吧，他头都没抬：“随便。”最后还是买了，他匆匆吃了一口，又回房间学习了。那时我以为，那是青春期的冷淡，过了就好。

可现在我知道，他不是冷淡，是长大了。长大的标志之一，就是不再把生日当作天大的事。可对我来说，这个日子永远是天大的事。十九年前的今天，我在产房听到第一声啼哭，护士把他放在我怀里，那么小，那么软，闭着眼睛，攥着拳头。那一刻窗外的阳光，和今天一样的好。

我终究还是发了红包，附言写了很长：“儿子，今天是你阴历阳历重合的生日，下一次要等十九年。妈妈不在身边，你想吃什么就买什么，想怎么过就怎么过。记得，生活要有仪式感，要热爱，哪怕一个人。”

过了很久，他回了一个笑脸，还有一

句：“妈，其实今天没几节课，我想睡懒觉来着。晚上和同学出去吃。”

我看着手机，笑了。这孩子，还是那副嘴硬心软的样子。

傍晚时分，他发来聚餐的照片。几个年轻人围坐在一起，他举着杯子，笑容明亮。照片下面跟着一句：“妈，今天的确实特别的。我想了想，许了个愿。”

“什么愿？”我问。

“不能说，说了就不灵了。”

……

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，窗外的晚霞正一点点漫过来，把整个天空染成温暖的橘色。我想起几年前的那个傍晚，想起他乌黑的眼睛里跳动的烛光。

原来，无论走多远，无论长多大，有些东西一直都在。比如他许愿时守口如瓶的习惯，比如我对他每个生日的郑重其事。这一天，这个阴历阳历重合的特殊日子，终究没有被“随便过过”。它以另一种方式被记住——被一通电话，一个红包，一张照片，和一个不会说出口的愿望。

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吧，所谓仪式感，不过是在平凡的日子里，找到那些值得珍藏的瞬间。而所有仪式感的尽头，都是爱。（陈先英）

福建那一抹红

每逢初夏我都会开车去南安东田的果园，为的就是那口新鲜下树的杨梅。

说是“果园”，其实很勉强。一座山，草木为皮，泥土为肉，岩石是骨，土层极薄，处处青石嶙峋。这样的山，当然种不了粮食和蔬菜，别的果树也栽不成。唯有杨梅，竟生得极好，扎根在石缝那点沙土中，枝桠开展，倚石傍山，姿态天成。密叶深青油亮，满树果实，如缀珠玉——杨梅果初生时嫩绿，之后会先转橙黄，再变鲜红，然后红至发黑。因此一棵树上，青绿黄红乌，诸色齐备。

这一年的泉州，刚挂果时便下了好几场雨，幸而后头又是晴天多，那果子便酸甜得恰到好处，像极了苦尽甘来的日子。个头圆满，红得发黑，宛若一颗颗黑

珍珠。漂洗时，连流下的水都染上了一层好看的淡红。咬在嘴里，酸甜迸溅，带着时果特有的鲜。“众口但便甜似蜜，宁知奇处是微酸。”这是宋人方岳的诗句。寥寥几句，勾出杨梅的酸爽。

夏至前后，福建水果店的“主咖”，绝对属于那紫红色的杨梅。这黑中透红、甜中带酸的尤物，是无数福建人夏日里的“心头好”。

福建杨梅多盛产于闽南一带，早梅五月便能抢先上市，不同地域的杨梅或果肉软糯多汁，或果肉紧实耐存，各有风味。父亲昔日工作的矿务局里，工友们最爱将新鲜杨梅酿成杨梅酒，多用烈度高粱酒浸泡，味烈气冲。杨梅久浸酒中，酒气变得温润柔和。每年六月初，正值

芒种前后，便是酿制杨梅酒的好时节。此时众人纷纷采购鲜果，先将陶瓷酒坛洗净沥干，放入杨梅，依照一斤杨梅搭配三斤白酒的比例倒入酒水，再添少许冰糖。备好后，用笋壳扎紧坛口密封，盖上坛盖，放置阴凉处静静封存。

我在永安回门那晚，小舅子怂恿我喝杨梅酒，蒙我说杨梅酒跟杨梅汁差不多了多少——在这之前，我还没喝过杨梅酒。我一尝，果然杨梅酒并不浓烈，那晚兴致高涨，我也不知不觉喝下几杯。不承想，回家路上，便醺然欲倒——盖杨梅酒的后劲发作了。我直道苦也。还好老婆在边上，否则断然认不得回家的路。事后回想起来，天地一醉，人间一梦，也是美事。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放纵过了。

唐代起，杨梅便入文人笔墨，杜甫曾写下“落落出群非榉柳，青青不朽岂杨梅”诗句。南宋诗人陆游素来偏爱杨梅，他以“绿阴翳翳连山市，丹实累累照路隅”描摹杨梅遍野成熟的盛景，又以“未爱满盘堆火齐，先惊探颌得骊珠”，将色泽鲜亮饱满的杨梅比作稀世骊珠。在诗人笔下，杨梅不只是解馋的时令鲜果，更是寄托乡愁、抒发诗情的精神寄托。

年年夏风如约至，岁岁杨梅挂满枝。只要这乌红鲜果如期缀满山野枝头，属于闽南人的夏日，便有满心期许，满怀温情。（翁榕榕）

书画艺术



缤纷世界 明熙画

风车映山野 杨梅满枝头

五月浅夏，酸甜正当。在隆教风电场周边的山林里，一座座白色风机矗立山峦，每当风吹过，叶片便会缓缓转动。而在风机的下面，一颗颗饱满的杨梅正挂满枝头，一眼望去，红的绿的辉映交错，空气中果香四溢。高耸的风车与红艳的杨梅相互映衬，构成了一道独属于山野的靓丽风景线。

正值杨梅成熟时节，当地果农便穿梭在林间忙着采摘，一筐筐新鲜杨梅满载而归。得益于得天独厚的风电生态区，这里远离城市喧嚣，更接近原生态的种植方式，让这里的杨梅品质远超平地果品。优美的风车景观加上美味的生态杨梅，也让这一片区域成为了当地新晋的网红打卡点。每到节假日，便会有大批市民陆陆续续地驱车前往，进行观光、采摘活动，既可以近距离感受风车美景，又可以品尝到来

自山野的那一丝酸涩清甜，体验与城市截然相反的惬意的初夏田园生活。

如果说风电产业是绿色清洁能源的代表，那么杨梅种植就是这片区域绿色农业的缩影。两种截然不同又相似的绿色产业在这片山野中完美交融，既守护了绿水青山，又实实在在地带动了本地经济发展。（李银华）